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類經卷十

明 張介賓 撰

標本類

六氣標本所從不同

素問至真要
大論○一

帝曰六氣標本所從不同奈何

六氣者風寒暑濕火燥
天之令也標末也本原

也猶樹木之有根枝也分言之則根枝異形合言之則
標出乎本○此篇當與六微旨大論少陽之上火氣治

之中見厥陰之義參
看詳運氣類第六岐伯曰氣有從本者有從標本者

有不從標本者也帝曰願卒聞之

不從標本者
從中氣也

岐伯曰

少陽太陰從本

六氣少陽為相火是少陽從火而化故火為本少陽為標太陰為濕土是太陰

從濕而化故濕為本太陰為標二氣之標本同故經病之化皆從乎本

少陰太陽從本從

標少陰為君火從熱而化故熱為本少陰為標是陰從乎陽也太陽為寒水從寒而化故寒為本太陽為標

是陽從乎陰也二氣之標本異故經病之化或從乎標或從乎本

陽明厥陰不從標本

從乎中也

陽明為燥金從燥而化故燥為本陽明為標厥陰為風木從風而化故風為本厥陰為標

但陽明與太陰為表裏故以太陰為中氣而金從濕土之化厥陰與少陽為表裏故以少陽為中氣而木從相

火之化是皆從乎中也○詳義見圖翼三卷上中下本標中氣圖解故從本者化生於本

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為化也

六氣之太過不

及皆能為病病之化生必有所因故或從乎本
或從乎標或從乎中氣知其所以從則治無失矣帝曰脉

從而病反者其診何如謂脉之陰陽必從乎病其有脉病不應而相反者診當何如也

岐伯曰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陽病見陽脉脉至而從也若浮

洪滑大之類本皆陽脉但按之不鼓指下無力便非真陽之候不可誤認為陽凡諸陽證得此者似陽非陽皆

然也故有為假熱有為格陽等證此脉病之為反也帝曰諸陰之反其脉何如岐

伯曰脉至而從按之鼓甚而盛也陰病見陰脉脉至而從矣若雖細小而按

之鼓甚有力者此則似陰非陰也凡諸陰病而得此有為假寒有為格陰表裏異形所以為反凡此相反者皆

標本不同也如陰脉而陽證本陰標陽也陽脉而陰證本陽標陰也故治病當必求其本

病有標本取有逆順

素問至真要大論
○隨前篇○二

是故百病之起有生於本者有生於標者有生於中氣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取中氣而得者有

取標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

百病之生於本

標中氣者義見前篇中氣中見之氣也如少陽厥陰互為中氣陽明太陰互為中氣太陽少陰互為中氣以其相為表裏故其氣互通也取求也病生於本者必求其本而治之病生於標者必求其標而治之病生於中氣者必求中氣而治之或生於標或生於本者必或標或本而治之取有標本治有逆從以寒治熱治真熱也以熱治寒治真寒也是為逆取以熱治熱治假熱也以逆寒治寒治假寒也是為從取逆從義詳論治類第四逆

正順也若順逆也

病熱而治以寒病寒而治以熱於病似逆於治為順故曰逆正順也病熱

而治以熱病寒而治以寒於病若順於治為反故曰若順逆也本論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是亦此意故

曰知標與本用之不殆明知逆順正行無問此之謂也

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診足以亂經

用運用也行執中而行不偏不殆危也正

倚也無問無所疑問以資惑亂也不有真見烏能及此錯亂經常在不知其本耳

故大要曰麤

工嘻嘻以為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同氣異形迷診

亂經此之謂也

麤工淺輩也嘻嘻自得貌妄謂道之易知故見標之陽輒從火治假熱未除真

寒復起雖陰陽之氣若同而變見之形則異即如甲乙同為木化而甲陽乙陰一六同為水數而一陽六陰何

非同氣異形者麤工昧此未有不迷亂者矣

夫標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

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言標與本易而勿損察本與標

氣可令調明知勝復為萬民式天之道畢矣

要而博小而大者謂

天地之運氣人身之疾病變化無窮無不有標本在也如三陰三陽皆由六氣所化故六氣為本三陰三陽為標知標本勝復之化則氣可令調而天之道畢矣然疾病之或生於本或生於標或生於中氣凡病所從生即皆本也夫本者一而已矣故知其要則一言而終不知其要則流散無窮也

病反其本得標之病治反其本得標之方

素問至真

要大論

○三

帝曰病生於本余知之矣生於標者治之奈何

病之先受者為

本病之後變者為標生於本者言受病之原根生於標者言目前之多變也

岐伯曰病反其

本得標之病治反其本得標之方

謂病有標本但反求其所致之本則見在

之標病可得其陰陽表裏之的矣治有本末但反求其拔本之道則治標之運用可得其七方十劑之妙矣此無他亦必求於本之意

病有標本刺有逆從

素問標本病傳論○四

黃帝問曰病有標本刺有逆從奈何

逆者謂病在本而刺其標病在標而

刺其本從者病在本而刺其本病在標而刺其標也

岐伯對曰凡刺之方必別陰

陽

陰陽二字所包者廣如經絡時令氣血疾病無所不在

前後相應逆從得施標

本相移

取其前則後應取其後則前應故或逆或從得施其法而在標在本可相移易矣

故曰

有其在標而求之於標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本

當從取者若此

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標有其在標而求之於本

當逆取者若此

故治有取標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

從取而得者

各有所宜也

故知逆與從正行無問知標本者

萬舉萬當不知標本是謂妄行

既知標本逆從之道尚何疑問又何不當此甚

言標本之不可不知也○當去聲

標本逆從治有先後

素問標本病傳論靈樞病本篇與此篇同者不重載

五〇

夫陰陽逆從標本之為道也小而大言一而知百病之

害少而多淺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也

一者本也百者標也

以淺

而知深察近而知遠言標與本易而勿及

此標本逆從陰陽之道似

乎淺近言之雖易而實無能及者

治反為逆治得為從

此釋逆從為治之義得相得也

猶言順也

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

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熱

而後生病者治其本

有因病而致血氣之逆者有因逆而致變生之病者有因寒熱而生

為病者有因病而生為寒熱者但治其所因之本原則後生之標病可不治而自愈矣

先熱而後

生中滿者治其標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

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後生中

滿者治其標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

諸病皆先治本而惟中滿

者先治其標蓋以中滿為病其邪在胃胃者藏府之本也胃滿則藥食之氣不能行而藏府皆失其所稟故先

治此者亦所以治本也

人有客氣有同氣

客氣者流行之運氣也往來不常故曰客氣同

氣者四時之主氣也歲歲相同故曰同氣氣有不和則客氣同氣皆令人病矣小大不利治其

標小大利治其本

而後論客氣同氣之為病即先有他病

皆治本此獨治標蓋二便不通乃危急之候雖為標病
必先治之此所謂急則治其標也凡諸病而小大利者
皆當治本無疑矣○愚按此篇標本之義凡治本者十
之八九治標者惟中滿及小大不利二者而已蓋此二
者亦不過因其急而不得不先之也又如陰陽應象大
論曰治病必求於本觀此必字即中滿及小大不利二
證亦有急與不急之分而先後乎其間者此則聖人治
本治標大義可洞悉矣奈何今之醫家多不知求本求
標孰緩孰急之道以故治標者常八九治本者無二三
且動稱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尚不知孰為可緩孰
為最急顛倒錯認舉手誤人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
是未明此篇標本之真義耳

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

治其本

此以病氣強弱而言標本也如病發之氣有餘則必侮及他臟他氣而因本以傳標故必先治

其本病發之氣不足則必受他臟他氣之侮而謹察間因標以傳本故必先治其標蓋亦治所從生也

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者獨行

間者言病之淺甚者言病之重也病淺者

可以兼治故曰并行病甚者難容雜亂故曰獨行蓋治不精專為法之大忌故當加意以調之也○一曰病輕

者邪氣與元氣互為出入故曰并行病甚者邪專王而肆虐故曰獨行於義亦通○間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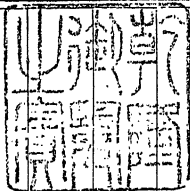
先小大

不利而後生病者治其本

二便不利皆為急證故無論標本即當先治此一句當在

前小大不利之後必古文脫簡悞入於此○愚按二便之治小便利尤難但知氣化則能出矣之意則大腸之血

燥者不在硝黃而膀胱之氣閉者又豈在五苓之類



類經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經卷十二

詳校官太醫院使_臣張肇基

編修_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高 中

謄錄監生_臣王 宮

欽定四庫全書

類經卷十一

明 張介賓 撰

氣味類

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

素問六節藏象論〇一〇附

草根樹皮說

帝曰余聞氣合而有形因變以正名天地之運陰陽之

化其於萬物孰少孰多可得聞乎

因氣之合而有萬物之形因形之變而有

萬物之名皆天地之運陰陽之化也然萬物之廣孰少孰多無不有數欲詳知之故以為問

岐伯曰

悉哉問也天至廣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靈問請

陳其方

天地廣大不可度量萬物衆多亦難盡悉請陳其方謂舉其要者言之耳

草生五色

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

此

草言者木亦在其中矣青黃赤白黑五色之正也然色有淺深間雜之異故五色之變不可勝視酸辛甘苦鹹五味之正也然味有厚薄優劣之殊故五味之美不可勝極即此五色五味之變已不可窮而天地萬物之化又烏得嗜欲不同各有所通

物性不齊各有嗜欲聲色臭味各有相宜故各有所

通也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

天以五氣食人者臊氣入肝焦氣入心香

氣入脾腥氣入肺腐氣入腎也地

以五味食人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也清陽

化氣出乎天濁陰成味出乎地故天食人以氣地食人以味此即天地之運陽陰之化而人形之所以成也

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

五氣入鼻由喉

而藏於心肺以達五藏心氣充則五色修明肺氣充則聲音彰著盛心主血故華於面肺主氣故發於聲五

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

相成神乃自生

五味入口由咽而藏於腸胃胃藏五味以養五藏之氣而化生津液以成精精

氣充而神自生人生之道止於是耳而其所以成之者則在於天之氣地之味氣味之切於用者則在乎藥食之間而已○愚按本篇帝以天地陰陽之化為問而伯獨以草為對因發明五氣五味之理觀者但謂其言草而不知人生所賴者惟此故特明其義誠切重之也余居京邸嘗治一薦紳之疾愈已七八勢在將安忽其契

者薦一偽誕庸流以導引裁接稱長技極口眇醫藥要其功且云彼醫藥者雖為古法然但可除輕淺之疾療不死之病耳至於存真接氣固本回天豈果草根樹皮之力所能及哉病者忻服信為神仙自後凡見相候者輒云近得神仙之術幸脫沉疴今賴為主而以藥副之余聞是言殊為不平然竊計之則又安忍以先聖之道為人之副由是謝絕不為加意居無何舊疾大作遣人相延者再四且急余不得已勉效馮婦之舉既至察其藥缺已久更劇於前復為殫竭心力僅獲保全乃相問曰向聞得導引之功今則何以至此彼赧顏答曰此固一說然亦無可憑據及病作而用之則無濟於事以今觀之似不可與斯道爭先也余因告之曰醫祖三皇其來尚矣豈易言者哉雖軒岐之教初未嘗廢恬憺虛無呼吸精氣之說然而緩急之宜各有所用若於無事之時因其固有而存之養之亦足為却病延年之助此於修養之道而有能及其妙者固不可不知也至於疾病

既成營衛既亂欲舍醫藥而望其邪可除元可復則無是理也亦猶亂世之甲兵饑餒之糧餉所必不容已者即此藥也孰謂草根樹皮果可輕視之哉然余猶有說焉按史氏曰人生於寅朱子曰寅為人統夫寅屬三陽木王之鄉也而人生應之其為屬木可知矣至察養生之用則瓊漿玉粒何所生也肥鮮甘脆何所成也高堂廣廈安其居何所建也布帛衣裳溫其體何所製也然則草木之於人也服食居處皆不可以頃刻無也無則無生矣而人之屬木也果信然否第以穀食之氣味得草木之正藥餌之氣味得草木之偏得其正者每有所虧鍾其偏者常有所勝以所勝而治所虧則致其中和而萬物育矣此藥餌之功用在正所以應同聲求同氣又孰有更切於是而謂其可忽者哉是以至聖如神農不憚其毒而徧嘗以救蒸民者即此草根樹皮也何物狂生敢妄肆口吻以眇聖人之道乎病者聞之曰至哉言也謹奉教矣言者聞之乃縮頸流汗而不敢面者許久

焉余觀本篇之言知岐伯之意正亦在此因并附之用以彰其義云

五穀五味其走其宜其禁

靈樞五味全〇二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別奈何伯高曰

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

玉版篇曰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

水穀皆入於

胃五藏六府皆稟氣於胃

氣味之正者莫如水穀水穀入胃以養五藏故藏府者皆

稟氣於胃而胃為五藏六府之本

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

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

走腎

五藏嗜欲不同各有所喜故五味之走亦各有先然既有所先必有所後而生克佐使五藏皆有相

涉矣至真要大論言五味各有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

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

人受氣於穀故穀氣入於營衛其糟粕之質降為便溺以次下

傳而出於大腸膀胱之竅

黃帝曰營衛之行奈何伯高曰穀始入於

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

衛之道

穀之精氣先出於胃即中焦也而後至上下兩焦以溉五藏之至也溉灌注也兩行言清者入

營營行脉中濁者入衛衛行脉外故營主血而濡於內衛主氣而布於外以分營衛之道

其大氣之

搏而不行者積於胃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咽故呼

則出吸則入

大氣宗氣也搏聚也循由也氣海即上氣海一名膻中居於膈上蓋人有三氣營氣

出於中焦衛氣出於下焦宗氣積於上焦出於肺由喉嚨而為呼吸出入故曰氣海○搏音團咽音烟循音巡

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

衰一日則氣少矣

人之呼吸通天地之精氣以為吾身之真氣故真氣者所受於天與穀氣

并而充身也然天地之氣從吸而入穀食之氣從呼而出總計出入大數則出者三分入止一分惟其出入少故半日不食則穀化之氣衰一日不食則穀化之氣少矣知氣為吾身之寶而得養氣之方者可以語道矣

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杭

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

杭俗作粳麻芝麻也大豆黃黑青白等豆均稱

大豆黍糯小米也可以釀酒北人呼為黃米又曰黍子此五穀之味合五行者○杭音庚五菓棗甘

李酸栗鹹杏苦桃辛

此五果之味合五行者

五畜牛甘犬酸猪鹹

羊苦雞辛

此五畜之味合五行者

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葱辛

藿大豆葉也薤野蒜也爾雅翼曰薤似韭而無實此五菜之味合五行者○薤音械

五色黃色宜

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

各有所宜五宜所言五色者

此五色之合於五味者

○脾病者宜

食粳米飯牛肉棗葵

此下言藏病所宜之味也脾屬土甘入脾故宜用此甘物

心病

者宜食麥羊肉杏薤

心屬火苦入心故宜用此苦物

腎病者宜食大豆

黃卷猪肉栗藿

大豆黃卷大豆芽也腎屬水鹹入腎故宜用此鹹物

肝病者宜食

麻犬肉李韭

肝屬木酸入肝故宜用此酸物

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

葱

肺屬金辛入肺故宜用此辛物此上五節與五藏生成論之五合宣明五氣篇之五入者意同皆用本藏

之味以治本藏之病也

○五禁肝病禁辛

辛味屬金能克肝木此下五節當與宣明五氣

篇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等義參看

心病禁鹹

鹹味屬水能克心火

脾病禁酸

酸味屬木

能克脾土

腎病禁甘

甘味屬土能克腎水

肺病禁苦

苦味屬火能克肺金

○肝色

青宜食甘粳米飯牛肉棗葵皆甘

此下言藏氣所宜之味也藏氣法時論曰

肝若急急食甘以緩之即此意也此下五節仍與藏氣法時論後文相同見疾病類二十四

心色赤

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

藏氣法時論曰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

脾色黃

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

啟玄子云究斯宜食乃調利機關之義也腎為胃關

脾與胃合故假鹹柔稟以利其關關利而胃氣乃行而脾氣方化故脾之宜味與他藏不同藏氣法時論

曰脾苦濕急食鹹以燥之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

藏氣法時論曰

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

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

藏氣

法時論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

五味之走各有所病

靈樞五味論全〇三

黃帝問於少俞曰五味入於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

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

食之令人悅心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

癰良

中切悅美本切

少俞答曰酸入於胃其氣濇以收上之兩焦弗

能出入也

謂上中二焦澁結不舒也

不出即留於胃中胃中和溫則

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則縮繆約而不通水

道不行故癰

繆不分也約束也癰小水不利也味過於酸則上之兩焦弗能出入若留於胃中則

為吞酸等疾若胃中溫和不留則下注膀胱膀胱得酸則縮故為癰也

○愚按陰陽別論有云女子胞者氣厥論有云胞移熱於膀胱者五音五味篇有云衝脉任脉皆起於胞中者凡此胞字皆音包乃以子宮為言也此

節云膀胱之胞者其音拋以洩腠為言也蓋胞音有二而字則相同恐人難辨故在本篇特加膀胱二字以明此非子宮正欲辨其疑似耳奈何後人不解其意俱讀為包反因經語遂認膀胱與胞為二物故在類纂則曰膀胱者胞之室王安道則曰膀胱為津液之府又有胞居膀胱之室之說甚屬不經夫腠即膀胱膀胱即腠也焉得復有一物耶致資後學之疑莫知所辨皆見之不真耳知者當詳察之

陰者積筋之所

終也故酸入而走筋矣

陰者陰器也積筋者宗筋之所聚也肝主筋其味酸故內為膀胱

膀胱之癢而外走肝經之筋也又宣明五氣篇曰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

黃帝曰鹹走血多

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於胃其氣上走中焦注於脉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胃中汁注之

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脉者

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

血為水化鹹亦屬水鹹與血相得故走注血脉

若味過於鹹則血凝而結水液注之則津竭而渴然血脉必化於中焦故鹹入中焦而走血又宣明五氣篇曰

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

黃帝曰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

俞曰辛入於胃其氣走於上焦上焦者受氣而營諸陽

者也薑韭之氣薰之營衛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故

洞心辛與氣俱行故辛入而與汗俱出

洞心透心若空也營諸陽營養

陽分也辛味屬陽故走上焦之氣分過於辛則開竅而散故為洞心為汗出又宣明五氣篇曰辛走氣氣病無

多食

辛 黃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何也少俞曰苦

入於胃五穀之氣皆不能勝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

閉而不通故變嘔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而走骨故

入而復出知其走骨也

苦味性堅而沉故走骨味過於苦則抑遏胃中陽氣不能運化

故五穀之氣不能勝之三焦之道閉而不通所以入而復出其變為嘔又如齒為骨之所終苦通於骨內不能

受其氣復從口齒而出正因其走骨也又宣明五氣篇曰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

黃帝曰甘走

肉多食之令人悅心何也少俞曰甘入於胃其氣弱小

不能上至於上焦而與穀留於胃中者令人柔潤者也

胃柔則緩緩則蟲動蟲動則令人悅心其氣外通於肉

故甘走肉

甘性柔緩故其氣弱小不能至於上焦味過於甘則與穀氣留於胃中令人柔潤而緩久

則甘從濕化致生諸蟲蟲動於胃甘緩於中心當悅矣

悅悶也甘入脾脾主肉故甘走肉宣明五氣篇曰甘走

肉肉病無

多食甘

類經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類經卷十二

明 張介賓 撰

論治類

治病必求於本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一

黃帝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凡天地萬物變化生殺神明之道總不外乎陰陽之理故

陰陽為萬事之本

治病必求於本

萬事萬變既皆本於陰陽而病機藥性脉息論治則最切

於此故凡治病者在必求於本或本於陰或本於陽求得其本然後可以施治○此篇上下詳義已見陰陽類

第一章本類復列首篇者蓋以治病之道所重在本故特表而冠之觀者當彼此互閱○愚按本者原也始也萬事萬物之所以然也世未有無源之流無根之木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無非求本之道故黃帝曰治病必先求於本孔子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此神聖心傳出乎一貫可見隨幾應變必不可忽於根本而於疾病尤所當先察得其本無餘義矣惟是本之一字合之則惟一分之則無窮所謂合之惟一者即本篇所謂陰陽也未有不明陰陽而能知事理者亦未有不明陰陽而能知疾病者此天地萬物之大本必不可不知也所謂分之無窮者有變必有象有象必有本凡事有必不可不顧者即本之所在也姑舉其畧曰死以生為本欲救其死勿傷其生邪以正為本欲攻其邪必顧其正陰以陽為本陽存則生陽盡則死靜以動為本有動則活無動則止血以氣為本氣來則行氣去則凝證以脉為本脉吉則吉脉凶則凶先者後之本從此來者

須從此去急者緩之本孰急可憂孰緩無慮內者外之本外實者何傷中敗者堪畏下者上之本滋苗者先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虛者實之本有餘者拔之無難不足者攻之何忍真者假之本淺陋者只知見在精妙者疑似獨明至若醫家之本在學力學力不到安能格物致知而尤忌者不畏難而自足病家之本在知醫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而尤忌者好雜用而自專凡此者雖未足以盡求本之妙而一隅三反從可類推總之求本之道無他也求勿傷其生而已列子曰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淮南子曰所以貴扁鵲者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知亂之所由起也王應震曰見痰休治痰見血休治血無汗不發汗有熱莫攻熱喘生休耗氣精遺不瀉泄明得箇中趣方是醫中傑行醫不識氣治法從何據堪笑道中人未到知音處此真知本之言也學者當知省之○標本類第五
章義有所關當與此篇互閱

為治之道順而已矣

靈樞師傳
篇〇二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於方余願聞而藏之
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
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於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岐
伯曰遠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
治大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
順者非獨陰陽脉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
志也

順之為用最是醫家肯綮言不順則道不行志不
順則功不成其有必不可順者亦未有不因順以

相成也。嗚呼！能卷舒於順不順之間者，非通變之士有未足以與道也。

黃帝曰：順之奈何？

岐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

禮云：入國問禁，而此云問俗者，以五方風氣有殊，崇尚有異，聖人必因其所宜而為之治，故不曰禁而曰俗也。諱者，忌也。人情有好惡之偏，詞色有嫌疑之避，犯之者取憎，取憎則不相合，故入家當問諱，禮者，儀文也。交接有體，進止有度，失之者取輕，取輕則道不重，故上堂當問禮，便者相宜也。有居處之宜，否有動靜之宜，否有陰陽之宜，否有寒熱之宜，否有情性之宜，否有氣味之宜，否臨病人而失其宜，施治必相左矣。故必問病人之所便，是皆取黃帝曰：便病人奈何？岐伯曰：夫中熱消瘴，則順之道也。

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

此下皆言治病之所便也。中熱者，中有熱也。消瘴者，內熱為瘴。

善饑渴而日消瘦也凡熱在中則治便於熱是皆所以順病情也○瘧音丹又上去二聲

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饑消穀者穀食易消也懸心者胃火上炎心血被

燐而懸懸不寧也胃熱消穀故令人善饑臍以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

熱也以上者胃與小腸之分也故臍以上皮熱者腸中亦

糜腐爛也上二節臍以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

則腸鳴飧泄臍以下皮寒者以腸胃中寒也胃中寒則不能運化而為腹脹腸中寒則陰氣留滯

不能泌別清濁而為腸鳴飧泄是皆寒證便熱之類○飧音孫水穀不化曰飧泄胃中寒腸中

熱則脹而且泄上文言腸中寒者泄而此言腸中熱者泄所以有熱泄寒泄之不同而熱泄謂

之腸垢寒泄謂之驚澹也

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饑小腹痛脹

胃中熱則善消

穀故疾饑腸中寒則陰氣聚結不行故小腹痛切痛而脹上二節皆當因其寒熱而隨所宜以調之者也

黃

帝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使之奈何且夫王

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從欲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

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

胃中熱者欲寒飲腸

中寒者欲熱飲緩急之治當有先後而喜惡之欲難於兩從且以貴人多任性此順之所以難而治之當有法

也○從縱同

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

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

之人惡有不聽者乎

惡死樂生人所同也故以死生之情動之則好惡之性未有不可移

者是即前註所謂處順不順之間而因順相成之意○前惡字去聲後惡字平聲

黃帝曰治之

奈何岐伯曰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

後治其標

此言治有一定之法有難以順其私欲而可為假借者故特舉標本之治以言其槩耳如

春夏之氣達於外則病亦在外者內之標故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之氣斂於內則病亦在內者外之本故先治其本後治其標一曰春夏發生宜先養氣以治標秋冬收藏宜先固精以治本亦通

黃帝曰

便其相逆者奈何

便其相逆者謂於不可順之中而岐復有不得不委曲以便其情者也

伯曰便此者飲食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淒愴暑無出

汗食飲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

不致邪僻也

適當也此言必不得已而欲便病人之情者於便之之中而但欲得其當也即如飲

食衣服之類法不宜寒而彼欲寒但可令其微寒而勿使至於淒愴法不宜熱而彼欲熱者但可令其微熱而勿使至於汗出又如飲食之欲熱者亦不宜灼灼之過欲寒者亦不滄滄之甚寒熱適其中和則元氣得以執持邪僻無由而致是即用順之道也否則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故曰夫惟順而已矣○愴音創淒愴寒甚淒涼之貌滄音倉寒也僻音匹不正之謂

治有緩急方有奇偶

素問至真要大論○三

帝曰氣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願聞其

約奈何

五運六氣各有太過不及故曰氣有多少人之疾病必隨氣而為盛衰故治之緩急方之大小

亦必隨其輕重而有要約也

岐伯曰氣有高下病有遠近證有中外

治有輕重適其至所為故也

歲有司天在泉則氣有高下經有藏府上下則病有

遠近在裏曰中在表曰外緩者治宜輕急者治宜重也適其至所為故言必及於病至之所而務得其已然之故

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

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三臣六偶之制也

君三之三當作二誤也大要古

法也主病之謂君君當倍用佐君之謂臣臣以助之奇者陽數即古所謂單方也偶者陰數即古所謂複方也故君一臣二其數三君二臣三其數五皆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其數六君三臣六其數八皆偶之制也奇方屬

陽而輕偶方
屬陰而重

故曰近者奇之遠者偶之汗者不以偶下

者不以奇

近者為上為陽故用奇方用其輕而緩也遠者為下為陰故用偶方用其重而急也汗者

不以偶陰沉不能達表也下者不以奇陽升不能降下也○舊本云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而王太僕註云

汗藥不以偶方泄下藥不以奇制是註與本文相反矣然王註得理而本文似誤今改從之○按本節特舉奇偶陰陽以分汗下之藥則氣味之陰陽又豈後於奇偶哉故下文復言之此其微意正不止於品數之奇偶而實以發明方制之義耳學者當因之以深悟○奇音箕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

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適其至所此之謂

也補上治上制以緩欲其留布上部也補下治下制以急欲其直達下焦也故欲急者須氣味之厚欲緩者

須氣味之薄若制緩方而氣味厚則峻而去速用急方而氣味薄則柔而不前惟緩急厚薄得其宜則適其病至之所而治得其要矣

病所遠而中道氣味之者食而過之無越

其制度也

言病所有深遠而藥必由於胃設用之無法則藥未及病而中道先受其氣味矣故當以

食為節而使其遠近皆達是過之也如欲其遠者藥在食前則食催藥而致遠矣欲其近者藥在食後則食隔藥而留止矣由此類推則服食之疾徐根稍之升降以及湯膏丸散各有所宜故云無越其制度也

是故

平氣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遠而奇偶制大其服

也大則數少小則數多多則九之少則二之

平氣之道平其不平

之謂也如在上為近在下為遠遠者近者各有陰陽表裏之分故遠方近方亦各有奇偶相兼之法如方奇而

分兩偶方偶而分兩奇皆互用之妙也故近而奇偶制小其服小則數多而盡於九蓋數多則分兩輕分兩輕則性力薄而僅及近處也遠而奇偶制大其服大則數少而止於二蓋少則分兩重分兩重則性力專而直達深遠也是皆奇偶兼用之法若病近而大其制則藥勝於病是謂誅伐無過病遠而小其制則藥不及病亦猶風馬牛不相及耳上文云近者奇之遠者偶之言法之常也此云近而奇偶遠而奇偶言用之變也知變知常則應變可

奇之不去則偶之是謂重方偶之不去則反

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

此示人以圓融通變也如始也

用奇奇之而病不去此其必有未合乃當變而為偶偶迭用是曰重方即後世所謂複方也若偶之而又不

去則當求其微甚真假而反佐以取之反佐者謂藥同於病而順其性也如以熱治寒而寒拒熱則反佐以寒

而入之以寒治熱而熱格寒則反佐以熱而入之又如寒藥熱用借熱以行寒熱藥寒用借寒以行熱是皆反佐變通之妙用蓋欲因其勢而利導之耳○王太僕曰夫熱與寒背寒與熱違微小之熱為寒所折微小之冷為熱所消甚大寒熱則必能與違性者爭雄能與異氣者相格聲不同不相應氣不同不相合如是則且憚而不敢攻之攻之則病氣與藥氣抗衡而自為寒熱以開閉固守矣是以聖人反其佐以同其氣令聲氣應合復令寒熱參合使其始同終異凌潤而敗堅剛強必折柔脆同消爾

氣味方制治法逆從

素問至真要大論○
四 附病有真假辨

帝曰五味陰陽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鹹味涌泄為陰淡味滲泄為陽六者或收或

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奠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

氣使其平也

涌吐也泄瀉也滲泄利小便及通竅也辛甘酸苦鹹淡六者之性辛主散主潤甘主

緩酸主收主急苦主燥主堅鹹主奠故五味之用升而輕者為陽降而重者為陰各因其利而行之則氣可調而平矣○涌音湧如泉涌也奠軟同帝曰非調

氣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無毒何先何後願聞其道

非調

氣謂病有不因於氣而得者也○王太僕曰病生之類有四一者始因氣動而內有所成謂積聚癥瘕瘤瘕瘰癧結核癰癩之類也二者因氣動而外有所成謂癰腫瘡瘍疣疥疽痔掉癰浮腫目赤燦疹附腫痛痒之類也三者不因氣動而病生於內謂留飲癖食饑飽勞損宿食霍亂悲恐喜怒想慕憂結之類也四者不因氣動而

病生於外謂瘴氣賊魅蟲蛇蠱毒蜚尸鬼擊衝薄墜墮風寒暑濕所射刺割捶朴之類也凡此四類有獨治內而愈者有兼治內而愈者有獨治外而愈者有兼治外而愈者有先治內後治外而愈者有先治外後治內而愈者有須齊毒而攻擊者有須無毒而調引者其於或重或輕或緩或急或收或散或潤或燥或與或堅用各有所宜也岐伯曰有毒無毒所治為主適大小為制也

治之道

有宜毒者有不宜毒者但以所治為主求當於病而已故其方之大小輕重皆宜因病而為之制也帝曰

請言其制岐伯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

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

君臣佐義見下章

寒者熱

之熱者寒之

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此正治法也

微者逆之甚者從之

病

微者如陽病則熱陰病則寒真形易見其病則微故可
逆之逆即上文之正治也病之甚者如熱極反寒寒極
反熱假證難辨其病則甚故當從之從即下文之反治
也○王太僕曰夫病之微小者猶人火也遇草而熯得
木而燔可以濕伏可以水滅故逆其性氣以折之攻之
病之大甚者猶龍火也得濕而熯遇水而燔不知其性
以水折之適足以光熯詣天物窮方止矣識其性者反
常之理以火逐之則熯灼自消熯火撲滅然逆之謂以
寒攻熱以熱攻寒從之謂攻以寒熱須從其性用不必
皆同是以下文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
事也此堅者削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留者
之謂乎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緩之散者收之損者益之逸者行
之驚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開之發之

適事為故

溫之溫養之也逸者奔逸潰亂也行之行其逆滯也平之安之也上之吐之也摩之按摩

之也薄之追其隱藏也劫之奪其強盛也適事為故適當其所事之故也

帝曰何謂逆從岐

伯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

以寒治熱以熱

治寒逆其病者謂之正治以寒治寒以熱治熱從其病者謂之反治從少謂一同而二異從多謂二同而一異必觀其事之輕重而為之增損然則宜於全反者自當盡同無疑矣○愚按治有逆從者以病有微甚病有微甚者以證有真假也寒熱有真假虛實亦有真假真者正治知之無難假者反治乃為難耳如寒熱之真假者真寒則脉沉而細或弱而遲為厥逆為嘔吐為腹痛為飧泄下利為小便清頻即有發熱必欲得衣此浮熱在外而沉寒在內也真熱則脉數有力滑大而實為煩躁喘滿為聲音壯厲或大便秘結或小水赤澀或發熱掀

衣或脹疼熱渴此皆真病真寒者宜溫其寒真熱者直解其熱是當正治者也至若假寒者陽證似陰火極似水也外雖寒而內則熱脉數而有力或沉而鼓擊或身寒惡衣或便熱秘結或煩渴引飲或腸垢臭穢此則惡寒非寒明是熱證所謂熱極反兼寒化亦曰陽盛隔陰也假熱者陰證似陽水極似火也外雖熱而內則寒脉微而弱或數而虛或浮大無根或弦亢斷續身雖熾熱而神則靜語雖譫妄而聲則微或虛狂起倒而禁之即止或蚊迹假班而淺紅細碎或喜冷水而所用不多或舌胎面赤而衣被不撤或小便多利或大便不結此則惡熱非熱明是寒證所謂寒極反兼熱化亦曰陰盛隔陽也此皆假病假寒者清其內熱內清則浮陰退舍矣假熱者溫其真陽中溫則虛火歸原矣是當從治者也又如虛實之治實則寫之虛則補之此不易之法也然至虛有盛候則有假實矣大實有羸狀則有假虛矣總之虛者正氣虛也為色慘形疲為神衰氣怯或自汗不

收或二便失禁或夢遺精滑或嘔吐隔塞或病久攻多或氣短似喘或勞傷過度或暴困失志雖外證似實而脉弱無神者皆虛證之當補也實者邪氣實也或外閉於經絡或內結於藏府或氣壅而不行或血留而凝滯必脉病俱盛者乃實證之當攻也然而虛實之間最多疑似有不可不辨其真耳如通評虛實論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此虛實之大法也設有人焉正已奪而邪方盛者將顧其正而補之乎抑先其邪而攻之乎見有不的則死生係之此其所以宜慎也夫正者本也邪者標也若正氣既虛則邪氣雖盛亦不可攻蓋恐邪未去而正先脫呼吸變生則措手無及故治虛邪者當先顧正氣正氣存則不致於害且補中自有攻意蓋補陰即所以攻熱補陽即所以攻寒世未有正氣復而邪不退者亦未有正氣竭而命不傾者如必不得已亦當酌量緩急暫從權宜從少從多寓戰於守斯可矣此治虛之道也若正氣無損者邪氣雖微自不宜補蓋補之則

正無與而邪反盛適足以藉寇兵而資盜糧故治實證者當直去其邪邪去則身安但法貴精專便臻速效此治實之道也要之能勝攻者方是實證實者可攻何慮之有不能勝攻者便是虛證氣去不返可不寒心此邪正之本末有不可不知也惟是假虛之證不多見而假實之證最多也假寒之證不難治而假熱之治多誤也然實者多熱虛者多寒如丹溪曰氣有餘便是火故實能受寒而余續之曰氣不足便是寒故虛能受熱世有不明真假本末而曰知醫者余則未敢許也

帝曰反治何謂岐伯曰熱因寒

用寒因熱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破積可使潰堅可使氣

和可使必已

此節從王氏及新校正等註云熱因寒用者如大寒內結當治以熱然寒甚格熱熱

不得前則以熱藥冷服下嗝之後冷體既消熱性便發
情且不違而致大益此熱因寒用之法也寒因熱用者
如大熱在中以寒攻治則不入以熱攻治則病增乃以
寒藥熱服入腹之後熱氣既消寒性遂行情且協和而
病以減此寒因熱用之法也如五常政大論云治熱以
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亦寒因熱用熱因寒
用之義塞因塞用者如下氣虛之中焦氣壅欲散滿則
更虛其下欲補下則滿甚於中治不知本而先攻其滿
藥入或減藥過依然氣必更虛病必漸甚乃不知少服
則資壅多服則宣通峻補其下以踈啟其中則下虛自
實中滿自除此塞因塞用之法也通因通利者如大熱
內蓄或大寒內凝積聚留滯瀉利不止寒滯者以熱下
之熱滯者以寒下之此通因通用之法也以上四治必
伏其所主者制病之本也先其所因者求病之由也既
得其本而以真治真以假治假其始也類治似同其終
也病變則異矣是為反治之法故可使破積潰堅氣和

而病必已也
○塞入聲

帝曰善氣調而得者何如岐伯曰逆之從

之逆而從之從而逆之踈氣令調則其道也

氣調而得者言氣本

調和而偶感於病則或因天時或因意料之外者也若其治法亦無過逆從而已或可逆者或可從者或先逆而後從者或先從而後逆者但踈其邪氣而使之調和則治道盡矣

方制君臣上下三品

素問至真要大論○五

帝曰方制君臣何謂也岐伯曰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

臣應臣之謂使非上下三品之謂也

主病者對證之要藥也故謂之君君

者味數少而分兩重賴之以為主也佐君者謂之臣味數稍多而分兩稍輕所以匡君之不迫也應臣者謂之

使數可出入而分兩更輕所以備通行向導之使也此則君臣佐使之義非上下三品如下文善惡殊貫之謂○使去聲帝曰三品何謂岐伯曰所以明善惡之殊貫也

前

方制言處方之制故有君臣佐使此言三品言藥性善惡故有上中下之殊神農云上藥為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為臣主養性以應人下藥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故在本草經有上中下三品之分此所謂善惡之殊貫也

病之中外治有先後

六

帝曰病之中外何如岐伯曰從內之外者調其內從外之內者治其外

素問至真要大論○從內之外者內為本從外之內者外為本但治其本無不

愈從內之外而盛於外者先調其內而後治其外從外

之內而盛於內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

病雖盛於標治必先其本

而後可愈此治病之大法也故曰治病必求於本

中外不相及則治主病

中外不相

及謂既不從內又不從外則但求其見在所主之病而治之○愚按此篇即三因之義也如金匱玉函要略曰

千般痰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藏府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脉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

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也故陳無擇著三因方曰有內因有外因有不內外因蓋本於仲景之三條而仲

景之論實本諸此耳○痰昌震切病也

○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

此下與前本出

同篇但前篇問病之中外伯答以標本之義故此復問者蓋欲明陰陽治法之詳也岐伯曰調氣

之方必別陰陽定其中外各守其鄉內者內治外者外治微者調之其次平之盛者奪之汗之下之寒熱溫涼

衰之以屬隨其攸利

方法也陰陽之道凡病治脉藥皆有關係故必當詳別之中外表裏

也微者調之謂小寒之氣和之以溫小熱之氣和之以涼也其次平之謂大寒之氣平之以熱大熱之氣平之以寒也盛者奪之謂邪之甚者當直攻而取之如甚於外者汗之甚於內者下之凡宜寒宜熱宜溫宜涼當各求其屬以衰去之惟隨其攸利而已攸所也○別必列切謹道如法萬舉萬全氣血

正平長有天命

能謹於道而如其法則舉無不當而天命可以永昌矣

帝曰善

○帝曰病在中而不實不堅且聚且散奈何岐伯曰悉

乎哉問也無積者求其藏虛則補之

素問五常政大論
○積者有形之病

有積在中則堅實不散矣今其不實不堅且聚且散者
無積可知也無積而病在中者藏之虛也故當隨病所
在求其藏而補之藏
氣充則病自安矣藥以祛之食以隨之行水漬之和

其中外可使畢已

藥以祛之去其病也食以隨之養其
氣也行水漬之通其經也若是則中

外和調而病可已矣祛者非攻擊之謂凡
去病者皆可言祛○漬資四切浸洗也

寒之而熱取之陰熱之而寒取之陽

素問至真
要大論○

七

帝曰論言治寒以熱治熱以寒而方士不能廢繩墨而

更其道也有病熱者寒之而熱有病寒者熱之而寒二

者皆在新病復起奈何治

寒之而熱言治熱以寒而熱如故熱之而寒言治寒以熱

而寒如故及有以寒治熱者舊熱尚在而新寒生以熱攻寒者舊寒未除而新熱起皆不得不求其詳也岐

伯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

求其屬也

諸寒之而熱者謂以苦寒治熱而熱反增非火之有餘乃真陰之不足也陰不足則陽有

餘而為熱故當取之於陰謂不宜治火也只補陰以配其陽則陰氣復而熱自退矣熱之而寒者謂以辛熱治寒而寒反甚非寒之有餘乃真陽之不足也陽不足則陰有餘而為寒故當取之於陽謂不宜攻寒也但補水源中之火則陽氣復而寒自消也故啟玄子註曰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又曰藏府之原有寒

熱溫涼之主取心者不必齊以熱取腎者不必齊以寒但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故或治熱以熱治寒以寒萬舉萬全孰知其意此王氏之心得也然求其所謂益與壯者即溫養陽氣填補真陰也求其所謂源與主者即所謂求其屬也屬者根本之謂水火之本則皆在命門之中耳

帝曰善服寒

而反熱服熱而反寒其故何也岐伯曰治其王氣是以

反也

此承上文而詳求其服寒反熱服熱反寒之所以然也治其王氣者謂病有陰陽氣有衰王不明衰

王則治之反甚如陽盛陰衰者陰虛火王也治之者不知補陰以配陽而專用苦寒治火之王豈知苦寒皆沉降沉降則亡陰陰愈亡則火愈盛故服寒反熱者陰虛不宜降也又如陽衰陰盛者氣弱生寒也治之者不知補陽以消陰而專用辛溫治陰之王豈知辛溫多耗散耗散則亡陽陽愈亡則寒愈甚故服熱反寒者陽虛不

宜耗也此無他皆以專治王氣故其病反如此○又如夏令本熱而伏陰在內故每多中寒冬令本寒而伏陽在內故每多內熱說不知此而必欲用寒於夏治火之王用熱於冬治寒之王則有中寒隔陽者服寒反熱中熱隔陰者服熱反寒矣是皆治王之謂而病之所以反也春秋同法帝曰不治王而然者

何也岐伯曰悉乎哉問也不治五味屬也夫五味入胃

各歸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

鹹先入腎

此言不因治王而病不愈者以五味之屬治有不當也凡五味必先入胃而後各歸所喜

攻之藏喜攻者謂五味五臟各有所屬也如九鍼論曰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犯之者即所謂不治五味屬也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

增而久天之由也

凡五味之性各有所入若味有偏用則氣有偏病偏用既久其氣必增此

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則藏有偏勝藏有偏勝則必有偏絕矣此致天之由也如生氣通天論曰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之類是也此篇前言寒熱者言病機也後言五味者言藥餌也藥餌病機必審其真設有謬誤鮮不害矣

邪風之至治之宜早諸變不同治法亦異

素問陰陽

應象大

論〇八

故邪風之至疾如風雨

邪風中人疾速如此

故善治者治皮毛

皮毛

尚淺用力少而成功易也

其次治肌膚

深於皮毛矣

其次治筋脉

深於肌膚矣

其次治六府

深於筋脉矣

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

也

深於六府矣邪愈深則治愈難邪及五藏而後治之必難為力故曰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

已成者用力多而成功少吉凶相半矣○繆刺論曰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脉內連五藏散於腸胃陰陽相感五藏乃傷故天之邪氣感亦言邪自皮毛而至府藏與此義同

故天之邪氣感

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府

天之邪氣即風寒暑濕火

燥受於無形者也喉主天氣而通於藏故感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即穀食之氣味受於有形者也咽主地

氣而通於府故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脉人之應上感則害於六府

勝則營衛不行故感則害於皮肉筋脉故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

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以觀過與不

及之理見微則過用之不死

善用鍼者必察陰陽陰陽之義不止一端如表裏也

氣血也經絡也藏府也上下左右有分也時日衰王有辨也從陰引陽者病在陽而治其陰也從陽引陰者病在陰而治其陽也以右治左以左治右者繆刺之法也以我知彼者推已及人也以表知裏者有無相求也能因此以觀過與不及之理則幾微可見過失可則用之可不殆矣則度也善診者察色按脉

先別陰陽

此下皆言診法也診之一字所該者廣如下文審清濁知部分視喘息聽聲音觀權衡規

矩總皆診法非獨指診脉為言也然無非欲辨陰陽耳前節言鍼治之陰陽此言脉色之陰陽皆醫家之最要者故曰先別陰陽以見其不審清濁而知部分

色者神之華故

可望顏察色審清濁而知部分如五色篇所言者是也
○又仲景金匱要略曰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鼻頭色
青腹中痛苦冷者死鼻頭色微黑者有水氣色黃者胸
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設微赤非時者死又色青為痛
色黑為勞色赤為風色黃者便
難色鮮明者有留飲亦此之謂
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
苦也病苦於中聲發於外故可視喘息聽音聲而知其苦
也如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音為角聲為呼心在音
為徵聲為笑脾在音為宮聲為歌肺在音為商聲為哭
腎在音為羽聲為呻此五藏之音聲也聲有不和必有
所病矣○仲景曰病人語聲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
語聲喑喑然不徹者心隔間病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
頭中病又曰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胃中上氣者欬息
張口短氣者肺痿唾沫又曰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
也當下之即愈虛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
其吸遠此皆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不治又曰設令病

人向壁臥聞師到不驚起而盼視若三言三止脉之嚙唾者此詐病也設令脉自和處但言此病大重須服吐下藥及鍼灸數十百處當自愈師持脉病人欠者無病也脉之呻者痛也言遲者風也搖頭言者裏痛也行遲者表強也坐而伏者短氣也坐而下一脚者腰痛也裏實護腹如懷卵者心痛也又曰人病恐怖者其脉何狀師曰脉形如循絲累累然其面白脫色也又曰人愧者其脉何類師曰脉浮而面色乍白乍赤也此皆疾病之聲色總之聲由氣發氣充則聲壯氣衰則聲怯故華元化曰陽候多語陰證無聲多語者易濟無聲者難榮然則音聲不惟知所苦而且可知死生矣

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
權衡規矩義詳

脉色類九但彼以脉言也然此四者所包者多不獨在脉蓋權言其重衡言其輕規言其圓矩言其方能明方圓輕重之理則知變通之道矣

按尺寸觀浮沉滑濇而知病所生以治

義詳脉色類諸篇

無過以診則不失矣

此診字應前善診之診至此過失也言無失以

前諸法則治亦可以無失矣

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

衰而已

此下皆言治法也凡病之始起者邪必在經絡故可刺之而已及其既盛則必待其盛勢衰退

而後已者止鍼止藥之謂即五常政大論所謂十去其八十去其九之意

故因其輕而揚

之因其重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

輕者浮於表故宜揚之揚者散也重者實

於內故宜減之減者寫也衰者氣血虛故宜彰之彰者補之益之而使氣血復彰也於此三者而表裏虛實之

治盡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

此正言彰之之

法而在於藥食之氣味也以形精言則形為陽精為陰以氣味言則氣為陽味為陰陽者衛外而為固也陰者

藏精而起亟也故形不足者陽之衰也非氣不足以達
表而溫之精不足者陰之衰也非味不足以實中而補
之陽性煖故曰溫陰性靜故曰補○愚按本論有云味
歸形形食味氣歸精精食氣而此曰形不足者溫之以
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義似相反不知形以精而成精
以氣而化氣以味而生味以氣而行故以陰陽言則形
與氣皆陽也故可以溫味與精皆陰也故可以補以清
濁言則味與形皆濁也故味歸形形氣與精皆清也故氣
歸精然則氣不能外乎味味亦不能外乎氣雖
氣味有陰陽清濁之分而實則相須為用者也其高者

因而越之

越發揚也謂升散之發湧之可以治其上之表裏也

其下者引而竭之

竭祛除也謂滌蕩之疏利中滿者寫之於內

中滿二字最宜詳察

即痞滿大實堅之謂故當寫之於內若外見浮腫而脹
不在內者非中滿也妄行攻寫必至為害此節之要最

在一
中字 其有邪者漬形以為汗
邪在肌表故當漬形以為汗漬浸也言令其汗出如

漬也如許膚宗用黃芪防風湯數十斛置於床下以蒸
汗張苗燒地加桃葉於上以蒸汗或用藥煎湯浴洗之

○皆漬形之法也 其在皮者汗而發之
前言有邪者兼經絡而言言其深也

此言在皮者言其淺也 其慄悍者按而收之
慄悍者按而收之

察也此兼表裏而言凡邪氣之急利者按得其
狀則可收而制之矣○慄飄票二音悍音汗 其實者

散而寫之
陽實者宜散之 審其陰陽以別柔剛
形證有柔剛脉

色有柔剛氣味尤有柔剛柔者屬陰剛者屬陽
柔剛之化者知陰陽之妙用矣故必審而別之 陽病

治陰陰病治陽
陽勝者陰必病陰勝者陽必病如至真要大論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

而寒者取之陽啟玄子曰壯水之主以制陽光益火之源以消陰翳皆陽病治陰陰病治陽之道也亦上文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之義
定其血氣各守其鄉
病之或在血分或在氣分當各察其處而
不可
血實宜決之
決謂泄去其血如決水之義
氣虛宜掣引之
掣引之經
作掣挽也氣虛者無氣之漸無氣則死矣故當挽回其氣而引之使復也如上氣虛者升而舉之下氣虛者納而歸之中氣虛者溫而補之是皆掣引之義

五方病治不同

素問異法方宜論全○九

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

治各

不同如下文砭石毒藥灸

岐伯對曰地勢使然也

地勢不同

則氣習有異故治法亦隨而不一也

○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

地天

之氣自東而升為陽生之始故發春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地不滿東南故東南低下而多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水魚鹽海濱皆傍水之地利也

其處美其食

得魚鹽之利故居安食美

魚者使人熱中

魚鱗蟲也魚生水中水體

外陰而內陽故能熱中然

鹽者勝血

食鹹者渴勝血之徵也義詳氣味類

三及疾病類二十五

故其民皆黑色踈理其病皆為癰瘍

血弱故黑色踈

理熱多故為癰瘍

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

砭石石鍼也即

磁鋒之屬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為鍼亦此類也東方之民踈理而癰瘍其病在肌表故用砭石

砭石者其治在淺凡後世所用砭石之法亦自東方來也○砭音邊西方者金玉之域

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地之剛在西方故多金玉砂石然天地之氣自西而降故為天地之收

引而在時則應秋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陵居高處也故

多風金氣肅殺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不

謂酥酪膏肉之類飲食華厚故人多脂肥故邪不能

傷其形體其病生於內水土剛強飲食肥厚肌肉充實膚腠閑密故邪不能傷其外而

惟飲食男女七情其治宜毒藥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

病多生於內也病生於內故非鍼灸按導所能治而宜用毒藥也毒藥者總括藥餌而言凡能除病者皆可稱為毒藥如五常

政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九之類是也凡後世所用毒藥之法亦自西方來也 ○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 天之陰在北故

應冬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 地高陵居西北之勢也 其

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 野處乳食北人之性胡地至今猶然地氣寒乳

性亦寒故令人藏寒藏寒多滯故生脹滿等病 其治宜灸炳故灸炳者亦從北

方來 灸炳艾灸火灼也亦火鍼之屬今北人多用之故後世所用灸炳之法亦自北方來也 ○炳如瑞切

○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 天之陽在南故萬物長養而在

應夏其地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 南方低下而濕故水土弱而多霧露

其民嗜酸而食胙

胙腐也物之腐者如豉鮓麴醬之屬是也○嗜音示胙音父

故其

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攣痺

嗜酸者收食胙者濕故其民緻理而攣痺攣痺者濕

熱盛而病在筋骨也南方屬火故其色赤緻密也○緻音致攣閭員切又去聲痺音秘

其治宜微

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

病在經絡故宜用九鍼凡後世所用鍼法亦自南方來也

○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衆

土性濕

土王于四方之中而為萬物之母故其生物也衆

其民食雜而不勞

四方輻輳萬物所歸

故民食雜土性和緩故不勤勞也

故其病多痿厥寒熱

土氣通脾而主四肢故濕滯則

為痿寒熱則為厥中央者四方之氣交相集故或寒或熱也

其治宜導引按蹻故導

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

導引謂搖筋骨動肢節以行氣血也按捏按也蹻即陽蹻

陰蹻之義蓋謂推拈豁谷蹻穴以除疾病也病在肢節故用此法凡後世所用導引按摩之法亦自中州出也

○蹻音喬又極虐切

故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異

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

雜合五方之治而隨機應變則

各得其宜矣故治法雖異而病無不愈知通變之道者即聖人之能事也

形志苦樂病治不同

素問血氣形志篇○十

形樂志苦病生於脉治之以灸刺

形樂者身無勞也志苦者心多慮也心主

脉深思過慮則脉病矣脉病者當治經絡故當隨其宜而灸刺之

形樂志樂病生於肉

治之以鍼石

形樂者逸志樂者閑飽食終日無所運用多傷於脾脾主肌肉故病生焉肉病者或

為衛氣留或為膿血聚故當用鍼石以取之石砭石也

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

以熨引

形苦者身多勞志樂者心無慮勞則傷筋故病生於筋熨以藥熨引謂導引○熨音鬱

形

苦志苦病生於咽嗑治之以甘藥

形苦志苦必多憂思憂則傷肺思則傷脾

脾肺氣傷則虛而不行氣必滯矣脾肺之脉上循咽嗑故病生於咽嗑如人之悲憂過度則喉嚨哽咽食飲難

進思慮過度則上焦否隔咽中核塞即其徵也通評虛實論曰隔則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亦此之謂

病在嗑者因損於藏故當以甘藥調補之○甘舊作百靈樞九鍼論作甘藥者是今改從之○嗑音益

形

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

驚者氣亂

恐者氣下數有驚恐則氣血散亂而經絡不通故病不仁不仁者頑痺與弱也故治宜按摩以導氣行血醪藥以養正除邪醪藥藥酒也經絡二字是謂五形志也上九鍼論作筋脉義亦同○醪音勞

文○按靈樞九鍼論文有與此同者俱不重載

有毒無毒制方有約必先歲氣無伐天和

素問五常

政大論
○十一

帝曰有毒無毒服有約乎

約度也禁服篇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

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

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無毒固

宜常制矣

病重者宜大病輕者宜小無毒者宜多有毒者宜少皆常制之約也

大毒治病

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

毒治病十去其九

藥性有大毒常毒小毒無毒之分去病有六分七分八分九分之約者蓋

以治病之法藥不及病則無濟於事藥過於病則反傷其正而生他患矣故當知約制而進止有度也○王氏

曰大毒之性烈其為傷也多小毒之性和其為傷也少常毒之性減大毒之性一等加小毒之性一等所傷可

知也故至約必止之以待來證爾然無毒之藥性雖平和久而多之則氣有偏勝必有偏絕久攻之則藏氣偏

弱既弱且困不可長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也故十去其九而止

其正也

病已去其八九而有餘未盡者則當以穀肉果菜飲食之類培養正氣而餘邪自盡矣如藏氣

法時論曰毒藥攻邪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者是也然毒藥雖有約制而飲食亦貴得宜皆

不可使之太過過則反傷其正也

不盡行復如法

如此而猶有未盡則再行前法以漸除之

寧從乎慎也

必先歲氣無伐天和

五運有紀六氣有序四時有令陰陽有節皆歲氣也

人氣應之以生長收藏即天和也設不知歲氣變遷而妄呼寒熱則邪正盛衰無所辨未免於犯歲氣伐天和

矣天枉之由此其為甚○又治其王氣義詳本類前七

無盛盛無虛虛而遺人大

殃邪氣實者復助之盛其盛矣正氣奪者復攻之虛其虛矣不知虛實妄施攻補以致盛者愈盛虛者愈虛

真氣日消則病氣日甚遺人天殃醫之咎也

無致邪無失正絕人長命

盛其盛是

致邪也虛其虛是失正也重言之者所以深戒夫伐天和而絕人長命以見歲氣不可不慎也

久病而瘠必養必和

素問五常政大論○十二

帝曰其久病者有氣從不康病去而瘠奈何

謂氣已順而身猶不

康病已去而形則瘠瘦也○瘠音寂

岐伯曰昭乎哉聖人之問也化不可

代時不可違

造化也造化之道衰王各有不同如木從春化火從夏化金從秋化水從冬化

土從四季之化以及五運六氣各有所主皆不可以相代也故曰化不可代人之藏氣亦必隨時以為衰王欲復藏氣之虧不因時氣不可也故曰時不可違不違時者如金水根於春夏木火基於秋冬藏氣皆有化原設不預為之地則臨時不易於復元或邪氣乘虛再至雖有神手無如之何矣○愚按此節諸註皆謂天地有自然之化人力不足以代之故曰化不可代然則當聽之矣而下文曰養之和之者又將何所為乎謂非以人力而贊天工者乎其說不然也

夫經絡以通血氣以從復其不足與衆

齊同

疾病既去而不求其復則元氣由衰而瘠矣

養之和之靜以待時謹守

其氣無使傾移其形廼彰生氣以長命曰聖王

養者養以氣味

和者和以性情靜以待時者預有脩為而待時以復也如陽虛者喜春夏陰虛者喜秋冬病在肝者愈於夏病在心者愈於長夏夏病在脾者愈於秋秋病在肺者愈於冬病在腎者愈於春皆其義也謹守其氣無使傾移則固有弗失日新可期是即復原之道而生氣可漸長矣故大要曰無代化無違時必

養必和待其來復此之謂也帝曰善

大要上古書名此引古語以明化不

可代時不可失不可不養不可不和以待其來復未有不復者矣來復之義即易之復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陽氣漸回則生意漸長同此理也

婦人重身毒之何如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〇十三

黃帝問曰婦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殞亦無

殞也

重身孕婦也毒之謂峻利藥也故如下文大積大聚之故有是故而用是藥所謂有病則病受之故

孕婦可以無殞而胎氣亦無殞也婦傷也〇重平聲殞音允

帝曰願聞其故何謂也

岐伯曰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過者死

身雖

孕而有積大聚非用毒藥不能攻攻亦無害故可犯也然但宜衰其大半便當止藥如上篇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者是也若或過用則病未必盡而胎已受傷多致死矣

揆度奇恒脉色主治

素問玉版論要篇全〇十四

黃帝問曰余聞揆度奇恒所指不同用之奈何

揆度揣度也奇

恒異常也所指不同有言疾病者有言脉色者有言藏府者有言陰陽者詳見奇恒會通○度入聲岐伯

對曰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恒者言奇病也

奇病異常之病

也病而異常非揣度淺深之詳不易知也請言道之至數五色脉變揆度奇

恒道在於一

至數之義所包者廣如六節藏象天元紀至真要六微旨五運行六元正紀等論皆

言其義蓋天人之道有氣則有至有至則有數人之五色五脉無非隨氣以至故其太過不及亦皆有至數存

焉能知天地之至數即可知人之至數色脉奇恒神轉其變雖多其道則一一者如下文所謂神而已矣神轉

不回回則不轉乃失其機

神者陰陽之變化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

乎轉運行不息也回逆而邪也神機之用循環無窮故在天在人無不賴之以成化育之功者皆神轉不回也設其回而不轉則至數逆生機失矣故曰神去則機息又曰失神者亡也至數之要迫近以

微至數即神之機也要在乎神機之道著纖毫無間至精至微無往不切故曰迫近以微

之玉版命曰合玉機玉機真藏論有此容色見上下左

右各在其要天之神機見於氣候人之神機見於脉色凡此上下左右及下文淺深逆從日數之

類皆色脉至數之要不可不察也色脉之義仍當與脉色類三十二三等章互考其色見淺者

湯液主治十日已色淺則病微故可以湯液主治而愈亦速也湯液者五穀之湯液蓋調養

之道非後世湯藥之謂義見下章其見深者必齊主治二十一日已色深

則病深故當以齊主治而愈稍遲齊劑同藥劑其見大也湯液醪醴論曰必齊毒藥攻其中義見後

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色大深者病尤甚故必以醪酒主治醪酒藥酒也如腹中論難

之類天醴色天面脫不治百日盡已色天面脫者神氣已去故不可治百日盡則時

更氣易至數盡而已上節言病已此言命已也不可混看脉短氣絕死脉短氣絕者中虛陽脫也

故死病温虛甚死不足正不勝邪故死色見上下左右各

在其要上為逆下為從要即逆從之要也五色篇曰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

雲徹散者病方已故上為逆下為從義詳脉色類三十二女子右為逆左為從男子

左為逆右為從女為陰右亦為陰色在右則陰病甚矣故女以右為逆男為陽左亦為陽色在

左則陽病甚矣故男以左為逆此雖易重陽死重陰死

以色為言而病之逆從亦猶是也

易變易也男以右為從而易於左則陽人陽病是重陽也女以左為從而易於右則陰人陰病是重陰也重陽

重陰者陰陽偏勝也有偏勝則有偏絕故不免於死矣陰陽反作治在權衡相奪

反作如四氣調神論所謂反順為逆也逆則病生矣治在權衡相奪謂度其輕重而奪之使平猶權衡也○作

舊作他誤也陰陽應象大論曰陰陽反作者是今改從之奇恒事也揆度事也此承

而言陰陽反作者即奇恒事也搏脉痺躄寒熱之交上文

也權衡相奪者即揆度事也搏脉痺躄寒熱之交言奇

恒之色此下言奇恒之脉搏脉者搏擊於手也為邪盛

正衰陰陽乖亂之脉故為痺為躄為或寒或熱之交也

痺頑痺也躄足不

能行也○躄音碧

脉孤為消氣虛泄為奪血

脉孤者孤

陰孤陽也

類經

二天

孤陽者洪大之極陰氣必消孤陰者微弱之甚陽氣必消故脉孤為消氣也脉虛兼泄者必亡其陰陰亡則血

虛故虛泄孤為逆虛為從孤者偏絕之謂絕者不可復生故為逆虛者不足之稱不

足者猶可補故曰從行奇恒之法以太陰始肺為百脉之朝會故脉變奇恒之辨當以

太陰始太陰者手行所不勝曰逆逆則死行所不勝者如以

木見金以金見火之類是也行所勝曰從從則活行所勝我克者也

見水之八風四時之勝終而復始八風之至隨四時之勝至數有常則終而

復始此順常之令也逆行一過不復可數論要畢矣設或氣令失常逆行一過

是為回則不轉而至數紊亂無復可以數計矣過失也喻言人之色脉一有失調則奇恒反作變態百出亦不

可以常數計也此則天人至數之論要在逆從之間察其神而畢矣

湯液醪醴病為本工為標

素問湯液醪醴論全○十五

黃帝問曰為五穀湯液及醪醴奈何

湯液醪醴皆酒之屬韻義云醅酒濁

酒曰醪詩詁云酒之甘濁而不洌者曰醴然則湯液者其即清酒之類歟○醪音勞醴音禮洌音濟岐伯

對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堅

完者其味全堅

者其氣銳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

能至完伐取得時故能至堅也

穀之性味中正功用周全以其得天地之和高

下之宜故能至完完全也帝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為而不用何

也岐伯曰自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為備耳夫上

古作湯液故為而弗服也

聖人之作湯液者先事預防所以備不虞耳蓋上古之世

道全德盛性不嗜酒邪亦弗能害故但為而弗服也

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

至服之萬全

道德稍衰天真或損則邪能侵之然猶不失於道故但服湯液醪醴而可萬全矣

帝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

謂治以湯液醪醴而不能必其病之已也

岐伯曰

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也

齊毒藥以

毒藥為劑也鑱鍼也九鍼論一曰鑱鍼今世道德已衰疾病已甚故非毒藥不能攻其中非鍼艾不能治其外

○齊劑同鑱音慙銳也

帝曰形弊血盡而功不立者何

此承上文而言治之

如法以至於形弊血盡而病猶不愈者何也

岐伯曰神不使也

凡治病之道攻邪在乎鍼

藥行藥在乎神氣故治施於外則神應於中使之升則升使之降則降是其神之可使也若以藥劑治其內而藏氣不應鍼艾治其外而經氣不應此其神氣已去而無可使矣雖竭力治之終成虛廢已爾是即所謂不使也

帝曰何謂神不使岐伯曰鍼石道也精神不進志意

不治故病不可愈

道治病之道也不進欲其治而不進不治者欲其進而不進欲其治而不治也故病不可

愈今精壞神去榮衛不可復收何者嗜欲無窮而憂患

不止精氣弛壞榮泣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

腎藏精

為陰心藏神神為陽精壞神去則陰陽俱敗表裏俱傷榮衛不可收拾矣此其故以今人嗜欲憂患不節失其

所養故致精氣弛壞榮泣衛除而無能為力也○榮營同泣瀉同

帝曰夫病之始生也

極微極精必先入結於皮膚今良工皆稱曰病成名曰

逆則鍼石不能治良藥不能及也今良工皆得其法守

其數親戚兄弟遠近音聲日聞於耳五色日見於目而

病不愈者亦何暇不蚤乎

極微者言輕淺未深極精者言專一未亂斯時也治之極

易及其病成則良工稱為逆矣然良工之治既云得法而至數弗失親戚之聞見極熟而聲色無差宜乎無不速愈者而顧使其直至於精壞神去而病岐伯曰病為不能愈亦何暇治之不蚤乎暇言慢事也

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也

病必得醫而後愈故病為

本工為標然必病與醫相得則情能相決才能勝任庶乎得濟而病無不愈惟是用者未必良良者未必用是為標本不相得不相得則邪氣不能平服而病之不愈者以此也又如五藏別論曰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不必治治之無功矣又如脉色類不失人情詳按皆標本不得謂之

帝曰其有不從毫毛生而五藏陽已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獨居孤精於內氣耗於外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

極急而動中是氣拒於內而形施於外治之奈何

不從毫毛

生病生於內也五藏陽已竭有陰無陽也津液水也郭形體胃腹也脹論曰夫胃腹藏府之郭也凡陰陽之要陰無陽不行水無氣不化故靈蘭秘典論曰氣化則能出矣今陽氣既竭不能通調水道故津液妄行充於郭

也魄者陰之屬形雖充而氣則去故其魄獨居也精中無氣則孤精於內陰內無陽則氣耗於外三焦閉塞水

道不通皮膚脹滿身體羸敗故形不可與衣相保也四

支者諸陽之本陽氣不行故四極多陰而脹急也脹由

陰滯以胃中陽氣不能制水而肺腎俱病喘欬繼之故動中也此以陰氣格拒於內故水脹形施於外而為是

病岐伯曰平治於權衡平治之法當如權衡者欲得其平也且水脹一證其本在腎其

標在肺如五藏陽已竭魄獨居者其主在肺肺主氣氣須何法以化之津液充郭孤精於內其主在腎腎主水

水須何法以平之然肺金生於脾腎水制於土故治腫脹者必求脾肺腎三藏隨盛衰而治得其平是為權衡

之道去宛陳莖是以微動四極溫衣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門潔淨府精以時服五陽已布疎滌五藏故精

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帝曰善

宛積也陳久也莖斬草也

謂去其水氣之陳積欲如斬草而漸除之也四極四支也微動之欲其流通而氣易行也溫衣欲助其肌表之陽而陰凝易散也然後繆刺之以左取右以右取左而去其大絡之留滯也鬼門汗空也肺主皮毛其藏魄陰之屬也故曰鬼門淨府膀胱也上無入孔而下有出竅滓穢所不能入故曰淨府邪在表者散之在裏者化之故曰開鬼門潔淨府也水氣去則真精服服行也陰邪除則五陽布五陽五藏之胃氣也由是精生形盛骨肉相保而巨氣可平矣

○宛鬱同莖音剋

祝由

素問移精變氣論○十六附祝由鬼神二說

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

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

上古以全德之世邪不能侵故凡有疾病惟用祝由而已以其病不甚而治亦易也○王氏曰移謂移易變謂變改皆使邪不傷正精神復強而內守也○按國朝醫術十三科曰大方脉曰小方脉曰婦人曰傷寒曰瘡疾曰鍼灸曰眼曰口齒曰咽喉曰接骨曰金鍼曰按摩曰祝由今按摩祝由二科失其傳惟民間尚有之○祝之救岐伯對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

避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伸官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能治其內鍼石不能治其外故可

移精祝由而已

古人巢居穴處故居禽獸之間動作者陽生而煖故可避寒陰居者就涼遠熱

故可避暑伸屈伸之情官利名之累內無眷慕外無趨求故曰恬憺之世恬憺則天真完固氣血堅實邪不能入故無事於毒藥鍼石但以祝由即可移易精氣而愈其病也祝呪同由病所從生也故曰祝由○王氏曰祝說病由不勞鍼石而已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又

失四時之從逆寒暑之宜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

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

由不能已也帝曰善

內傷五藏外逆四時則表裏俱傷為病必甚故不能以祝由治之也

○數音朔空孔同○愚按祝由者即符呪禁禳之法用符呪以治病謂非鬼神而何故賊風篇帝曰其母所遇邪氣又母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因而志有

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帝又問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只此數語而祝由鬼神之道盡之矣愚請竟其義焉夫曰似鬼神者言似是而非實非也曰所慕所慕者言鬼生於心也曰知其勝知其所從生可祝而已者言求其致病之由而釋去其心中之鬼也何也凡人之七情生於好惡好惡偏用則氣有偏并有偏并則有勝負而神志易亂神志既有所偏而邪復居之則鬼生於心故有素惡之者則惡者見素慕之者則慕者見素疑之者則疑者見素畏忌之者則畏忌者見不惟疾病夢寐亦然所謂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故似鬼神也又若神氣失守因致邪如補遺刺法等論曰人虛即神遊失守邪鬼外干故人病肝虛又遇厥陰歲氣不及則白尸鬼犯之入病脾虛又遇太陰歲氣不及則黑尸鬼犯之入病脾虛又遇太陰歲氣不及則青

尸鬼犯之人病肺虛又遇陽明歲氣不及則赤尸鬼犯
之人病腎虛又遇太陽歲氣不及則黃尸鬼犯之非但
尸鬼凡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此言正氣虛
而邪勝之故五鬼生焉是所謂故邪也亦所謂因知百
病之勝也又如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
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
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
之此言心有所注則神有所依依而不正則邪鬼生矣
是所謂知其病所從生也既得其本則治有其法故察
其惡察其慕察其勝察其所從生則祝無不效矣如王
中陽治一婦疑其夫有外好因病失心狂惑雖投藥稍
愈終不脫然乃陰令人佯言某婦暴死殊為可憐患者
忻然由是遂愈此雖非巫然亦以法而去其所惡之謂
也又如韓世良治一女母子甚是以法而去其所惡之謂
思念成疾諸藥罔效韓曰此病得之於思藥不易愈當
以術治之乃賄一巫婦授以秘語一日夫謂其妻曰汝

之念母如此不識彼在地下亦念汝否吾當他往汝盍
求巫婦卜之妻忻諾遂召巫至焚香禮拜而母靈降矣
一言一默宛然其母之生前也女遂大泣母叱之曰勿
泣汝之生命尅我我遂蚤亡我之死皆汝之故今在陰
司欲報汝讐汝病懣懣實我所為我生則與爾母子死
則與爾寇讐矣言訖女改容大怒曰我因母病母反害
我我何樂而思之自是而病愈矣此去其所慕之謂也
又如陰陽應象大論曰怒傷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喜
思傷脾怒勝思憂傷肺喜勝憂恐傷腎思勝恐此因其
情志之勝而更求其勝以制之之法也又如外臺秘要
載祝由一科丹溪謂符水惟膈上熱痰一呷凉水胃熱
得之豈不清快亦可取效若內傷涉虛之人及嚴冬天
寒之時符水下咽胃氣受傷反致害者多矣此因其熱
而勝以寒也又如近有患瘡者厭以符物每多取效何
也蓋以瘡之輕者日發一次多在半表半裏少陽膽經
當其邪正相爭迭為勝負之際但得一厭則膽氣若有

所恃故正勝邪而病退矣此藉其相勝之氣以移易其邪正也又余嘗治一少年姻婦以熱邪乘胃依附鬼神毆詈驚狂舉家恐怖欲召巫以治謀之於余余曰不必余能治之因令人高聲先導首懾其氣余即整容隨而突入病者褻衣不恭瞠視相向余施怒目勝之面對良久見其赧生神怯忽爾潛遁余益令人索之懼不敢出乃進以白虎湯一劑諸邪悉退此以威儀勝其褻瀆寒涼勝其邪火也又治一儒生以傷寒後金水二藏不足忽一日正午對余嘆曰生平業儒無所欺害何有白鬚老者素服持扇守余不去者三日矣意必宿寃所致也奈之何哉余笑曰所持者非白紙扇耶生驚曰公亦見乎余曰非也因對以刺法論人神失守五鬼外干之義且解之曰君以肺氣不足眼多白花故見白鬼若腎水不足者眼多黑花當見黑鬼矣此皆正氣不足神魂不附於體而外見本藏之色也亦何寃之有哉生大喜曰有是哉妙理也余之床側尚有一黑鬼在余心雖不懼

而甚惡之但不堪言耳今得教可釋然矣遂連進金水
兩藏之藥而愈此知其病所從生而微言以釋之也諸
如此類皆鬼從心生而實非鬼神所為故曰似鬼神也
然鬼既在心則誠有難以藥石奏效而非祝由不可者
矣使祝由家能因岐伯之言而推廣其妙則功無不奏
術無不神無怪其列於十三科之一又豈近代惑世誣
民者流所可同日語哉賊風篇義見疾病類三十一所
當互考○又按鬼神之謂雖屬眇茫然易曰精氣為物
遊魂為變是故鬼神之情狀孔子曰鬼神之為德其
盛矣乎然則鬼神之道其可忽哉故周官之有大祝者
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也註曰告神
之辭曰祝祝號者尊其名為美稱也又有男巫者春招弭
以除疾病註曰招吉祥弭禍祟而疾病可除矣又有女
祝者掌王后之內祭祀以時招禋禳之事註曰招以
名祥禋以禦厲禳以除災害禳以弭變異四者所以除
疾殃也以此觀之則巫祝之用雖先王大聖未始或廢

蓋藉以宣誠悃通鬼神而消災害實亦先巫祝由之意也故其法至今流傳如時瘟骨鯁邪祟神志等疾間或取效然必其輕淺小疾乃可用之設果內有虛邪外有實邪苟舍正大之法而崇尚虛無鮮不悞事奈何末世奸徒借神鬼為妖祥假符祝為欺誑今之人既不知祝由之法自有一種當用之處乃欲動輒賴之信為寶然致有妄言禍福而惑亂人心者有禁止醫藥而生失幾宜者有當忌寒涼而悞吞符水者有作為怪誕而蕩人神氣者本以治病而適以悞病本以去鬼而適以致鬼此之為害未可枚舉其不為奸巫所竊笑者幾希矣故曰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又曰信巫不信醫一不治也吁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彼鬼神者以天地之至德二氣之良能既不得逆天命以禍福私人又焉得樂諂媚以祝禳免患尼父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此則吾心之所謂祝由也苟有事於斯者幸鑒余之迂論○運氣類四十四章有按當考

治之要極無失色脉治之極於一

素問移精變氣論〇十七

帝曰余欲臨病人觀死生決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

可得聞乎

如日月光欲其明顯易見也

岐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貴

也先師之所傳也

言明如日月者無過色脉而已上帝上古之帝也先師即下文所謂儻貸

季也上古使儻貸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

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

理色脉察內外之精微也通神明色脉辨而神明見也色

脉之應無往不合如五行之衰王四時之往來變化相八風之變六合之廣消長相依無不有常度也

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脉是矣

五行四時八風

之氣迭有盛衰則變化相移色脉隨之而應故可以觀其妙知其要凡人五臟六腑百骸九竅脉必由乎氣氣必合乎天雖其深微難測而惟於色脉足以察之故曰欲知其要則色脉是矣 色以應日脉

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

色分五行而明晦是其變日有十干而陰晴是其變

故色以應日脉有十二經而虛實是其變月有十二建而盈縮是其變故脉以應月常求色脉之要則明如日月而得其變化之要矣 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脉此上帝之所

貴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生道以長命曰聖

王上帝貴色脉之應故能見幾察微合於神明常遠於死常近於生生道永昌此聖王之治身如此 中

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十

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莢之枝本末為助標本已得邪氣

乃服

中古之治病必病至而後治之其治也先以湯液

痺之病可以去矣使十日不已則治以草蘇草莢之枝

蘇葉也莢根也枝莖也根枝相佐故云本末為助即後

世之煎劑也病原為本病變為標得其標本邪無不服

此中古之治雖不若上古之見於未然而猶未若後世

之誤也○湯液義見前十五八風義見運氣類

三十五五痺義見疾病類六十七○莢音該 暮世之

治病也則不然治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

時之氣各有所在本其處而即妄攻是反古也四時

刺逆從論曰春氣在經脉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

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工當各隨所在而辟伏其邪

爾不知日月者謂日有寒溫明暗月有空滿虧盈也八

正神明論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
氣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溢而衛氣浮故
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月始
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盛肌肉堅月
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
調血氣也是故天寒無刺天溫無凝月生無寫月滿無
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此之謂也○愚按王太僕引
者謂不審量其病可治與不可治也○愚按王太僕引
經註此其說雖是而殊有未盡者如不本四時則有不
知運氣之盛衰陰陽之消長故好用溫熱者忘天地之
赫曦專用寒涼者昧主客之流行五音皆有宜忌胡可
視為泛常故五常政大論曰必先歲氣無伐天和設不
知此而犯之如抱薪救火因雪加霜誤人誤已而終身
不悟者良可慨矣如不知日月王註即以日月為解然
本篇所言者原在色脉故不知色脉則心無參伍之妙
診無表裏之明色脉不合者孰當舍證以從脉緩急相

碍者孰當先此而後彼理趣不明其妄孰甚此色脉之
參合必不可少故云日月也又若不審逆從則有氣色
之逆從如玉版要論曰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為
逆下為從女子右為逆左為從男子左為逆右為從衛
氣失常篇曰審察其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
有四時脉息之逆從如平人氣象論曰脉有逆從四時
未有藏形春夏而脉瘦秋冬而脉浮大命曰逆四時也
玉機真藏論曰所謂逆四時者春得肺脉夏得腎脉秋
得心脉冬得脾脉其至皆懸絕沉瀦者命曰逆四時也
有脉證之逆從如平人氣象論曰風熱而脉靜泄而脱
血脉實病在中脉虛病在外脉濇堅者皆難治命曰反
四時也玉機真藏論曰病熱脉靜泄而脉大脱血而脉
實病在中脉實堅病在外脉不實堅者皆難治也有治
法之逆從如至真要大論曰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
得者逆正順也若順逆也又曰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又
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五常政大

論曰強其內守必同其氣可使平也假者反之是皆逆從之道醫所最當潛心者若不明四時脉證之逆從則不識死生之理而病必多失不明論治之逆從則必至妄投而絕人長命是乃所謂醫殺之耳此暮世之通弊也宜詳察之

病形已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

既不能防

於未然又不能察其見在

麤工兇兇以為可攻故病未

已新病復起

麤工學不精而庸淺也

兇兇好自用而孟

去而真虛至意其為熱而寒之則故熱未除而新寒起是不足以治人而適足以害人耳

帝曰願聞

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極無失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則

色脉之與疾病猶形之與影聲之與應也故察病之要道在深明色脉之精微而不至惑亂即明如日月之大

法逆從到行標本不得亡神失國

逆從到行反順為逆也標本不得舍本趨

未也故致亡神失國而身去故就新乃得真人

此戒人以進德

修業無蹈暮世之轍而因循自棄也去故者去其舊習

之陋就新者進其日新之功新而又新則聖賢可以學

至而得真帝曰余聞其要於夫子矣夫子言不離色脉

此余之所知也岐伯曰治之極於一帝曰何謂一岐伯

曰一者因得之一之為道大矣萬事萬物之原也易曰

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曰天得一以

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

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釋氏

曰萬法歸一莊子曰通於一而萬事畢邵子曰天向一

中分造化至真要等論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曰治之極於一其道皆同也故人能得一則宇宙在乎手人能知一則萬化歸乎心一者本也因者所因也得其所因又何所而不得哉

帝曰

奈何岐伯曰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

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欲其靜而無擾也然後從容詢其情委曲順其意蓋必欲得其歡心則問者不覺煩病者不知厭庶可悉其本末之因而治無誤也○愚按本篇前言治之要極無失色脉此言數問其情以從其意是亦邪氣藏府病形篇所謂見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脉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故知一則為工知二則為神知三則神且明矣與此意同若必欲得其致病之本非於三者而參合求之終不能無失也

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帝曰善

此總結上文而言死生之大本也天年篇曰失神者

死得神者生又本病論亦有此二句見運氣類四十四俱當互考

五過四德

素問疏五過論全十八

黃帝曰嗚呼遠哉閔閔乎若視深淵若迎浮雲視深淵

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際

閔閔玄遠無窮之謂深淵有底故可測浮雲無定故莫知

其際六微旨大論亦有此數句蓋此言醫道彼言天道也見運氣類六

聖人之術為萬民

式論裁志意必有法則循經守數按循醫事為萬民副

故事有五過四德汝知之乎

裁度也循經之循因也按循之循察也副助也醫辨

賢愚者誤多故有五過賢者道全故有四德雷公避

王氏曰德者道之用生之本故不可不敬慎也

席再拜曰臣年幼小蒙愚以惑不聞五過與四德比類

形名虛引其經心無所對

比類形名公自言雖能比類形證名目然亦皆虛引經義

而心則未明其深遠故無以對也

帝曰凡未診病者必問嘗貴後賤雖

不中邪病從内生名曰脫營

嘗貴後賤者其心屈辱神氣不伸雖不中邪而病生

於內營者陰氣也營行脉中心之所主心志不舒則血無以生脉日以竭故為脫營○中去聲

嘗富後

貧名曰失精五氣留連病有所并

嘗富後貧者憂煎日切奉養日廉故其五

藏之精日加消敗是為失精精失則氣衰氣衰則不運故為留聚而病有所并矣

醫工診之不

在藏府不變軀形診之而疑不知病名

如前二病者求之內證則藏府

無可憑求之外證則形軀無所據診者不
明其故則未有不疑而莫識其為何病也身體日減氣

虛無精

其病漸深則體為瘦減其氣日虛則精無以生陰陽應象大論曰氣歸精精食氣故也

病

深無氣洒洒然時驚

及其病深則真氣消索故曰無氣無氣則陽虛故洒洒然畏寒也陽虛

則神不足故心怯而驚也

病深者以其外耗於衛內奪於榮

精氣俱損則表

裏俱困故外耗於衛內奪於榮此其所以為深也

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

之一過也

雖曰良工而不能察此則不得其情焉知其本此過誤之一也

○凡欲診病

者必問飲食居處

飲食有膏粱藜藿之殊居處有寒溫燥濕之異因常知變必詳問而察之

暴樂暴苦始樂後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

樂則

喜喜則氣緩苦則悲悲則氣消故苦樂失常皆傷精氣
甚至竭絕則形體毀沮沮壞也○樂音洛沮將魚切

暴怒傷陰暴喜傷陽

怒傷肝肝藏血故傷陰
喜傷心心藏神故傷陽厥氣上行

滿脉去形

厥氣逆氣也凡喜怒過度而傷其精氣者皆
能令人氣厥逆而上行氣逆於脉故滿脉精

脫於中故去形○陰陽應象
大論有此四句見陰陽類一

愚醫治之不知補寫不知

病情精華日脫邪氣廼并此治之二過也

不明虛實故
不知補寫不

察所因故不知病情以致陰陽敗竭故精華日脫陽脫
者邪并於陰陰脫者邪并於陽故曰邪氣廼并此愚醫
之所誤過○善為脉者必以比類奇恒從容知之為工
之二也

而不知道此診之不足貴此治之三過也

比類比別例
類也奇恒異

常也從容古經篇名蓋法在安詳靜察也凡善診者必
比類相求故能因陰察陽因表察裏因正察邪因此察
彼是以奇恒異常之脈證皆自從容之法而知之矣易
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其即比類
之謂歟工不知此何診之有此過誤之三也又示從容
論曰脾虛浮似肺腎小浮似脾肝急沉散似腎此皆工
之所時亂也然從容
得之詳疾病類九

○診有三常必問貴賤封君敗傷

及欲侯王

三常即常貴賤常貧富常苦樂之義封君敗傷者追悔已往及欲侯王者妄想將來皆致

病之

故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

抑鬱不伸故精

神內傷迷而不達不亡不已也

始富後貧雖不傷邪皮焦筋屈痿躄為

孳

憂愁思慮則心肺俱傷氣血俱損故為是病○躄音壁足不能行也

醫不能嚴不能動

神外為柔弱亂至失常病不能移則醫事不行此治之

四過也

戒不嚴則無以禁其欲言不切則無以動其神又其詞色外為柔弱而委隨從順任其好惡則

未有不亂而至失其常者如是則病不能移其於醫也何有此過誤之四也

○凡診者必知

終始有知餘緒切脉問名當合男女

必知終始謂原其始要其終也有知

餘緒謂察其本知其末也切其脉必問其名欲得其素履之詳也男女有陰陽之殊脉色有逆順之別故必辨男女而察其所合也離絕菀結憂恐喜怒五藏空虛血氣離守工

不能知何術之語

離者失其親愛絕者斷其所懷菀謂思慮抑鬱結謂深情難解憂則氣沉

恐則氣怯喜則氣緩悲則氣逆凡此皆傷其內故令五藏空虛血氣離守醫不知此何術之有○菀鬱同嘗

富大傷斬筋絕脉身體復行令澤不息

大傷謂甚勞甚苦也故其筋如

斬脉如絕以耗傷之過也雖身體猶能復舊而行然令澤不息矣澤精液也息生長也

故傷敗結

留薄歸陽膿積寒良

故舊也言舊之所傷有所敗結血氣留薄不散則鬱而成熱歸於陽

分故膿血蓄積令人寒良

交作也○良居永切熱也麤工治之亟刺陰陽身體解

散四支轉筋死日有期

麤工不知寒熱為膿積所生膿積以勞傷所致乃治以常法急

刺陰陽奪而又奪以致血氣復傷故身體解散四支轉筋則死日有期謂非麤工之誤之者耶○亟音棘醫

不能明不問所發唯言死日亦為麤工此治之五過也

但知死日而不知致死者由於施治之不當此過誤之五也

凡此五者皆受術不通

人事不明也

不通者不通於理也物理不通焉知人事以上五條所不可不知也

○故曰

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

陰陽氣候之變人身應之

以為消長此天道之不可不知也

五藏六府雌雄表裏刺灸砭石毒藥

所主

藏府有雌雄經絡有表裏刺灸石藥各有所宜此藏象之不可不知也

從容人事以

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

經道常道

也不從容於人事則不知常道不能知常焉能知變人事有不齊品類有同異知之則隨方就圓因變而施此

人事之不可不知也審於部分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診必副矣

正八

八節之正氣也副稱也能察形色於分部則病之本始可知能察邪正於九候則脉之順逆可據明斯二者診

必稱矣此色脉之不可不知也○按本篇詳言五過未明四德而此四節一言天道一言藏象一言人事一言

脉色即四德也明此四者治病之道氣內為寶循求其醫道全矣誠缺一不可也

理求之不得過在表裏

氣內者氣之在內者也即元氣也凡治病者當先求元氣之強

弱元氣既明大意見矣求元氣之病而無所得然後察其過之在表在裏以治之斯無誤也此下五節亦皆四德內事○愚按氣有外氣天地之六氣也有內氣人身之元氣也氣失其和則為邪氣氣得其和則為正氣亦曰真氣但真氣所在其義有三曰上中下也上者所受於天以通呼吸者也中者生於水穀以養榮衛者也下者氣化於精藏於命門以為三焦之根本者也故上有氣海曰膻中也其治在肺中有水穀氣血之海曰中氣也其治在脾胃下有氣海曰丹田也其治在腎人之所賴惟此氣耳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故帝曰氣內為寶此

誠最重之辭醫家最切之旨也即如本篇始末所言及終始等篇皆惓惓以精氣重虛為念先聖惜人元氣至意於此可見奈何今之醫家但知見病治病初不識人根本凡天下之理亦焉有根本受傷而能無敗者伐絕生機其誰之咎所以余之治人既察其邪必觀其正因而百不失一存活無算故於諸章之注亦必以元氣為首務竇本諸此篇非億見也凡心存仁愛者其毋忽於是焉○又真氣義見疾病類四

守數據治

無失俞理能行此術終身不死

此承上文而言表裏陰陽經絡藏府皆有其數

不可失也俞理周身

不知俞理五藏苑熱癰發六府

苑積

也不知俞穴之理妄施刺灸則五藏苑積其熱癰乃發於六府矣是亦上文故傷敗結留薄歸陽之義 診

病不審是謂失常謹守此治與經相明

若不詳加審察必失經常中正

之道故欲謹守治法者在求經旨以相明也經即下文上經下經之謂

上經下經揆度陰

陽奇恒五中決以明堂審於終始可以橫行

上經下經古經名也

病能論曰上經者言氣之通天下經者言病之變化也揆度切度之也奇恒言奇病也五中五內也明堂面鼻部位也終始靈樞篇名也凡診病者能明上經下經之理以揆度陰陽能察奇恒五中之色而決於明堂能審脉候鍼刺之法於終始等篇之義夫如是則心通一貫應用不窮目牛無全萬舉萬當斯則高明無敵於天下故可橫行矣

四失

素問徵四失論○十九

黃帝在明堂雷公侍坐黃帝曰夫子所通書受事衆多

矣試言得失之意所以得之所以失之

明堂王者南面以朝諸侯布政

令之所非前篇明堂之謂得失之意言學力功用之何如也○夫音扶

雷公對曰循經受

業皆言十全其時有過失者願聞其事解也

言依經受學謂已十

全而用以診治則時有過失莫知所以願聞其事之解說也

帝曰子年少智未及邪

將言以雜合邪

智未及謂計慮之未周也言以雜合謂已無定見故雜合衆說而不能獨斷也

然則皆言十全者正以其未全耳○邪即同

夫經脉十二絡脉三百六十五

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

循依順也此言經絡之略誰不能知即循

經受業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外內相失之謂耳

故時疑殆

統既已循經受業而猶不能十全者何也蓋道

欲按圖索驥則後先易轍未有不失者矣故精神不能專一者以中無主而雜合也志意不分條理者以心不

明而紛亂也外內相失者以彼我之神不交心手之用不應也故時有疑惑致乎危殆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

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然則循經受業診不知陰陽逆從徒讀父書奚益哉此過失之辭也

之理此治之一失也

陰陽逆從之理脉色證治無不賴之不知此者惡足言診此一失也

受師不卒妄作離術謬言為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後

遺身咎此治之二失也

受師不卒者學業未精苟且自是也妄作離術者不明正道假

借異端也謬言為道更名自功者侈口妄譚巧立名色以欺人也及有不宜砭石而妄用者是不明鍼灸之理

安得免於災咎此二失也

不適貧富貴賤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溫

不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自亂不

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

適察其所使也坐處也察貧富貴賤之常則情志勞佚可

知察處之薄厚則奉養豐儉可知察形之寒溫則強弱堅脆受邪微甚可知察飲食之宜否則五味之損益用藥之寒熱可知凡此者使不能比別例類以求其詳則未免自亂矣明者固如是乎此三失也診病不

問其始憂患飲食之失節起居之過度或傷於毒不先

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為麤所窮此治之

四失也

凡診病之道必先察其致病之因而後參合以脉則其陰陽虛實顯然自明使不問其始是不

求其本也。又若憂患飲食之失節，內因也。起居之過度，外因也。或傷於毒，不內外因也。不先察其因而卒持寸口，自謂脈神無待於問，亦焉知真假逆從？脈證原有不合，倉卒一診，安能盡中病情？心無定見，故妄言作名，誤治傷生，損德孰甚？人已皆為所是，以世人之語者，馳于窮蓋，麤疎不精，所致此四失也。是以世人之語者，馳千里之外。工之得失，則毀譽之遠聞也。不明尺寸之論，診無人事，治數

之道，從容之葆，坐持寸口，診不中五脈，百病所起，始以

自怨遺師其咎。

人事治數之道，即前篇貴賤貧富守數據治之謂從容周詳也。葆韜藏也。知周

學富即從容之葆也。若理數未明而徒持寸口，則五藏之脈且不能中又焉知百病之所起？是以動多過失，乃始知自怨其無術而歸咎於師傳之未盡。豈其然哉？語云：學到知羞處，方知藝不精。今之人多有終身不知羞

者果何如其人
也○葆音保
是故治不能循理棄術於市妄治時愈

愚心自得

如市多人處也不能循理焉能濟人人不相信如棄術於市言見棄於衆人也然亦有妄施

治療偶或一愈愚者不知為僥倖而忻然信為心得則未免以非為是而後人踵其害矣嗚呼窈窈

冥冥孰知其道道之大者擬於天地配於四海

窈窈冥冥道深

玄也熟當作孰擬於天地言高厚之無窮配於四海言深廣之難測見不可以易言也

汝不知道

之諭受以明為晦

不知道之諭不得其旨也失其旨則未免因辭害意反因明訓而為晦此

醫家之大戒也晦不明之謂

辟療五疫

素問遺篇刺法論○二十

黃帝曰余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

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五疫即五運疫癘之氣詳見運氣類四十

一與此原出同篇所當互考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謂欲禁止其傳染也

岐伯曰不相染者

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天牝從來復得其往氣

出於腦即不邪干

疫癘乃天之邪氣若吾身正氣內固則邪不可干故不相染也天牝鼻也

鼻受天之氣故曰天牝老子謂之玄牝是亦此義氣自空虛而來亦欲其自空虛而去故曰避其毒氣天牝從來復得其往也蓋以氣通於鼻鼻連於腦中流布諸經令人相染矣氣出於腦謂嚏或張鼻泄之則邪從鼻出毒氣可令散也氣出於腦即先想心如日
日為太陽之氣應人之心想心如日即所

神以存吾之氣壯吾之使邪氣不能犯也欲將入於疫室先想青氣自肝而

出左行於東化作林木

心之所至氣必至焉故存想之則神有所注而氣可王矣左行

於東化作林木之狀所以壯肝氣也次想白氣自肺而出右行於西化作

戈甲

所以壯肺氣也

次想赤氣自心而出南行於上化作焰明

所以壯心氣也

次想黑氣自腎而出北行於下化作水

所以壯腎氣也

次想黃氣自脾而出存於中央化作土

所以壯脾氣也

五氣護

身之畢以想頭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後可入於疫室

煌煌

輝耀貌天行疫癘傳染最速故當謹避之如此

○又一法於春分之日日未出

而吐之

舊註曰用遠志去心以水煎之飲二盞吐之不疫

○又一法於雨水日

後三浴以藥泄汗

謂以祛邪散毒之藥煎湯三浴以泄其汗也

○又一法小

金丹方辰砂二兩水磨雄黃一兩葉子雌黃一兩紫金

半兩

以金箔同研之可為細末

同入合中外固了地一尺築地實不

用爐不須藥制用火二十斤煨之也七日終

常令火不斷

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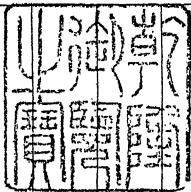
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藥地中七日取出順日研之

三日煉白沙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東吸日華氣

一口冰水下一九和氣嚥之服十粒無疫干也

合子即磁罐之

屬順日研之謂左旋也○按此遺篇之言乃出後人增
附法非由古未足深信愚有避疫法在陰陽類首章所
當并
察



類經卷十二